

# 既已克壮时 立志建新功

◆王宁

“男子三十，克壮之年”。过了今天，就年满29岁，按照社风，之前已有朋友笑着询问是否要做个大学生？我笑着答谢关心，以现在要树立新风尚婉言拒绝，却也甚是唏嘘感慨。

“陵州夜阑珊，黎明悄然近”。而立之年，是一个人一生中 strongest

的时年，今后的10年能立什么、有何作为呢？我想，需要有明晰的指引。

一是立责。担当负责首先要对家庭负责，要不断涵养对长辈谦恭、对妻子相敬、对女儿表率、对朋友真诚的品格。其次是对事业负责，工作在基层，群众在身边，要用心用力

用情，紧盯服务群众不放松，用群众是否满意来检验工作的实效。

二是立功。从学校毕业到现在已有7年的工作经历，一路走来无不浸润着组织的培养、领导的关心、自身的努力、家人的理解、大家的支持。今后10年能有多少功绩，取决于怎么干。要有时不我待的精气

神，努力“干在实处、走在前列”，自觉摒弃消极作为、不作为、乱作为，保持“对党忠诚的红心、不忘起点的初心、乌鸦反哺的感恩心、览尽世事的平常心”，努力做到清、慎、勤，在纷繁复杂的基层历练中持续涵养引领气质，保持谦抑品质，以出实招、干实事、得实效的业绩，不负克壮之

志。三是立身。正所谓“树活一张皮、人活一口气”，作为一名共产党员，首先要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安身立命的根本；其次要进一步提升道德修养，努力做到“干净、干事于一身，勤政、廉政于一体”；再次是要敢于、善于担当起应该担负的责任。

## 来吧，我是方家桃花(外二章)

◆余娟

来吧，不要故作清高，或假装对花粉过敏。就在你抵达村庄的前夜，我便已感知你心跳的旋律。

来吧，不要刻意回避我的眼神。我在武通村口翘首，红纱盖头，热烈的心思，被一缕芬芳泄露。

来吧，我在一千八百亩的枝头走秀，不停地束腰、瘦骨，一袭霓裳翩跹起舞。我惊心动魄的艳，阳光般铺开。

来吧，我让花瓣储雨，“情侣路”

上蘸着露水写诗。千方百计地隐喻和暗示，“幸福林”，前世今生的约定。

来吧，我让云霞铺路，“醉月潭”斟酒。你撒一把动词，诱“祥龙入海”、“三潭飞鱼”。情节，一首诗埋下的伏笔。

来吧，我是桃花。我要用嫣红点燃武通、方家。火焰，席卷整个春天。

来吧，我是桃花。我是你笔尖修成的果，熟透了盛夏。

### 梨花雪

她们踮起脚尖跳舞，舒袖、溯腰。山间清溪伴奏，一曲芭蕾心上凌波。风，采集的信息，被一只蜜蜂调制成暗香。

她们淡妆、凝望，剪一段光影登高。脉搏颤动的频率，超过那颗零距离偷窥的心跳。一滴雨，一抹素白浸透的伤。

她们轻飞曼舞，雪影纷纷扬扬。

山巅、原野、村庄，谁的视线分外妖娆。几百年的童话，老梨树惊艳了时光。

她们掬一捧雪花，抒怀、临风。梨乡的梦，被一朵一朵吹开。一树梨花心语，足以让整个春天澎湃。

她们精心酝酿，站在季节必经的路口，绸缪。金秋，在一场花事之后……

### 梨花恋

放大某些情绪，只为你眼眸深藏的一滴雨。由内而外地浸润，无声。近眺或远眺，一幅灵动的素描。

羞涩，还是矜持？久居深闺，我尝试着一次次跋山涉水。一场雪景，可是你思念的留白，良苦用心？

你深知我会义无反顾，沿着你的体香，站立成阳光的姿态。而你抛向

我的花瓣，每一片都湿透了雨点。

我想静下来，把一首诗轻轻拆开，一行一行地种在你额前。一些词发芽、开花，一些词黯然，悴了容颜。

谁曼妙在三月的舞台，牵一缕春风旋转？你带雨的心事，和我受伤的词，刹那间，被一段女儿情破解。



春意

郭侨 摄

## 花间行

周军 摄



## 我爱阅读

秦燕英 摄

## 大哥

◆陵州子

2003年，夏，天气异常闷热，阳光像块烧红的铁，垂直落在身上，仿佛皮肤被烧灼般，直感火辣辣的疼。

此时地里的玉米、花生，田头的稻谷都已成熟，这晴空万里的好天气也是农人最想看到的。因为收割在即，误了好时机，来年的生计也许就会困难许多。而父亲却一脸哀愁地在屋檐下准备着出工的农具。

“大哥，起来吧，一会该中暑了，有什么好好进屋谈嘛，这毒天气可是要命的”。二姐在一旁心疼地劝说着。

可大哥似乎没有一点动容之意。“爸，不管怎么说，我都要上！”大哥的话坚定也坚决，眼睛里的怨，同时也比之前更多了。

“中明，你也要体谅体谅爸啊，我们这样的家庭，你知道，爸也很无奈啊！”

“可是，这关系到我一生的命运

啊，你要不答应，我就跪死在这院坝里！”

“中明，中明，你这是，你这是要逼死你爸啊……”

尽管时隔多年，我还是清晰地记得，那一天，爸哭了，哭得无助而伤心；大哥也哭了，哭得无奈而绝望。

我记得，那一天后，爸依旧如常上山下田干活，而第二天一大早，大哥就收拾了几身衣物，只身去了省城。

后来我才知道，他出去务工了。进了一家电子加工厂，据说是舅舅家的表哥托人帮忙找的。

那一年，大哥16岁，把留了很久的长发，剪了。

已经很多年过去了，我的身边还保留着一张照片，那是大哥当初出去打工后第一次寄回家里的，看得出来是上班途中拍的，照片里的他较出门前白净了些许，其他倒没什么变。而

每每看到他的眼睛时，我总能读出一种辛酸，我知道，他心底的怨苦，还是没有散尽。

刹那间，我的情绪又被带回了当年那个酷暑难耐的八月。

那一年，大哥初中毕业，我跟姐都还在念小学，我记得，那一年，那一天，他捧着中考成绩单和录取通知书回来，脸上挂满了笑容。

是的，他考上了镇子上的一所普通高中。一所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甚至还有些差的高中。原本这不是件值得高兴的事，但对大哥而言，这已经足够足够了。

大哥从小性格刚烈，喜欢冒险、自由、打抱不平，似乎自小在家人及村里人的印象中，他都不是一个乖孩子，至少不是众人眼中那种安静的好孩子。只是从来没有惹出事关他们利益的事来，大家也就都闭口不谈罢了，但我心里却清楚得很。

大概从初中开始，大哥学习一路下滑，从此再与奖状无缘。但不知道是不是真怕父亲定下的规矩，最后几个月，他像完全变了个人似的，很是上进努力，甚至可以说疯狂。硬是从班上垫底的位置爬上了中上游。

是的，父亲曾当着我们兄妹三人的面说过，如果没法考上高中，就只能在家务农或者外出打工，这一辈子便再没读书机会。

现在想来，不管是不是因为这个缘故，反正那时的我明白且相信，大哥“变好了”。

打我记事开始，我就跟大哥睡一张床。那几个月，我记得我睡着的时候，他在看书，醒来的时候，他还在看书。就这样，日日夜夜奋战了数月，终于，中考成绩出来了。那一年，他考了446分，被镇上的高中录取，虽说没能考进县城里的中学，但他已经倍感知足。至少从他脸上的表情、欢

悦的眼神中，可以觉出，是这样的。

那时看着大哥认真奋笔疾书的样子，我心里总会暗暗偷乐，然后会心一笑，继续睡去。

那时，仿佛一种莫名的救赎，被神应许。

至于后来为什么一夜之间，大哥不哭不闹了，相反还去了省城打工挣钱，我想大概是因为身为长子，身上的那份责任感吧。可不管怎样，在后来的很多年里，我跟姐，还有那个贫穷的家，无不在接受，因为他的放弃和牺牲所带来的美好。

至少它让我明白做事要把握当下，做人要学会珍惜，而做孩子更要懂得理解和感恩。

也是因为它——一个多年来我都不想去考证的理由，让一个家在经久隔阂之后，变得愈加亲密与圆满。

我无比相信，爱，诚可贵，从未缺席。

## 花会

◆怡人

这个春天  
我痴迷于  
与花的约会

我触摸桃花的娇艳  
依偎梨花的洁白  
又把樱花的绚烂  
别在鬓边

我自己便也变成了  
一朵温婉的花  
轻轻地  
轻轻行走在春天  
并且  
轻轻地 轻轻想念

## 清明祭

◆陵州子

一朵花在春光里泣血  
一场雨让坟头上的青草叫出了欢声  
我们的脚步也起起落落  
如旧年里的故事  
走在其中

碑文上的汉字  
像一段无声的故事总结  
烟花，鞭炮撼天地，烛火，青香  
无声胜有声  
而悲伤在前，泪水随后

三作揖，三跪拜。每一步  
我都假戏真做  
做长做久。  
忽略季节里辽阔的盛开，今天  
我只对一堆黄土，轰轰烈烈的凝视

年复一年  
应该有很多人跟我一样吧  
在人间虚构着这样的重逢——  
待无人应答的结局  
成为心坎上  
又一道崭新的伤痕或年轻

## 清明

◆怡人

草色无边自青青的时候  
我们准备了香蜡钱纸  
和芬芳的玫瑰  
开始与墓碑上熟悉的名字  
约会

沿着开满野花的荒径  
就能抵达母亲的坟莹  
八年了 母亲举着碑 一直在等  
平日里 是谁陪着地孤寂的灵魂

而开满玉兰花的墓园里  
躺着清澈灵性的诗人  
他举着自己的名字 苦盼  
到底  
会有多少人去探望  
……

一切都成为灰烬了  
记忆还会继续鲜活吗  
时光 这立于不败之地的君王  
会残忍地模糊掉一切吗  
爱与不舍 快乐与忧伤……

生命 来来往往  
每个人都是  
网在这张叫“轮回”的  
网里的鱼  
一世世结束在墓碑上

## 墓碑

◆彭燕

至今无法相信  
你最后做梦的地方  
是流泪的水硬成  
一块石头  
用一本诗集的厚度  
竖起一截尾巴  
抱着你的亡魂  
为爱不肯去排队转世  
幽怨的巴乌声  
放大了碑的孤独  
伏在墓碑后面的影子  
是怎样贴着地面喘泣  
那些隔世离空的思念  
冷了多少文字  
绕在心口的话  
被反复拉长  
一只蝴蝶  
在花丛中徘徊  
他们看不见  
所有人生的片段  
碎在  
青烟的莲蓬中  
那块石头黑了